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

起三年盡七年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

紀太和三年春正月元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

貝州在魏州北二百一十里

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又使屯禹城

禹城漢祝阿縣地天寶元年改爲禹

城以縣西有禹息古城也屬齊州九城志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里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

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元志紹破之志紹將其眾五千奔鎮州

李戡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

滄州治青池縣九城志長蘆鎮屬濟池

甲辰昭義

秦元志紹餘眾萬五千人詣本道降賈之洛州以太常卿李絳

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

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九域志德州東北至滄州二百三十里

武甯捉生兵馬使石雄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欲逐智興

而立雄智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雄爲壁州刺史

宋白曰壁州本漢宕渠縣地後魏大統中於今州理置諾水縣唐武德八年立壁州以縣西一里壁山爲名京師西南一千八百二

十二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

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百雄旣去武甯王智興悉殺

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

上知雄無罪免死長流白州爲武宗復用石雄張本武德三年析合浦縣地置博白縣四年置南州六

年改白州至京師六千七百一十五里州縣皆因博白江爲名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

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
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
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葛洪代守滄
州耆疑同捷之詐白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
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

將陵漢安德縣地隋分安德於將陵故城置縣唐屬德州

或言王廷

湊欲以奇兵襲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於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
義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

爲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爲循州司戶

循州古龍川地隋置

循州考異曰賈錄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請降于祐祐疑其詐柏
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收同捷與其家屬赴
京師又詔曰假勢張皇乘險縱恣指揮奔逐來報讎擅入滄州
專殺大將補署逆校贊送院渠耆傳曰滄德平諸將皆邀功爭
上表論列上不從已貶循州司戶新傳曰同捷請降祐使葛洪代
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

師既行謀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者遂斬其首以獻諸將疾其功比奏橫詆文宗不賞已貶者惟州司戶參軍蓋耆張皇邀功則有之然諸將然之而論奏文宗不獲已而貶蓋亦其實也至於賜死則因馬嗣亮奏其受同捷奴婢綾絹故也

李祐尋薨 辛卯給復滄景德棣四州一年 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秦

改名孝章 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

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效順爲達章表餘皆勿受 辛酉以史憲誠

爲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

李聽本帥義成使兼魏博

分相

衛澶二州以憲誠子孝章爲節度使 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

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晉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河東節度

使李程奏得王廷湊書請納景州

考異曰按景州本隸魏海蓋因李同捷之亂庭湊據有之同捷

既平庭湊懼而後進之也又奏元志紹自縊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

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

館陶在魏州北四十五里憲誠竭

府庫以治行甲戌軍亂殺憲誠奉身內都知兵馬使竇武何進滔

知節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

聽聽不爲備大敗潰走

考漢日新進自博日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令眾皆唯執殺前使及監軍

者支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聽從者紮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
滔後按進滔結王庭後以拒李聽又襲擊大破之安能如是衆
傳蓋據柳公權諫政碑云公謂將士曰既迫以爲長當謹而聽承
命都將聽事者諭之曰害前使與監軍兇爲籍其姓名仍集之於
庭無使漏網卒獲九十三人白黑所分善惡無誤會求聽戮其衆
咸悅公於是素服而哭將吏序弔此恐涉盜美之辭耳今從舊傳

晝夜兼行趣淺口

九城志魏州館陶縣有淺口鎮

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

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於滑臺

李聽本鎮滑州

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

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瀛三州

歸之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

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

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

侑至鎮

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
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贖其半二年請悉罷度
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辛酉以旱免京畿九縣

今歲租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

其官爵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至是爲兵部侍郎

裴度薦以爲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

平章事 上性儉業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聽

朝之暇惟以醫史自娛聲樂遊畷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

雜巾 劉昫曰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頭小樣者則天

三月因內宴賜宰相以下內樣巾子開元已來文官七位多以紫

及宮樣巾迄於今服之 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尙

仁

尚穆宗女新豐公主如此巾服聽其他賈戚爲之卿不須爾 壬辰以李德

裕爲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故出之 冬十月丙辰以李

聽爲太子少師 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

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鉞皆奸臣所爲不足法也上以爲然於是

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十一月壬辰上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

廟甲午祀圓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織麗布帛皆禁

之焚其機杼 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

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

衣食不足皆入巒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

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蒙嵯巒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

穎不之信嵯巒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爲鄉導襲陷壽戎

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 武

甯節度使王智興入朝 詔發東川興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

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 以王智興爲忠武節

度使智興自除徙陳 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度使兼權東

川節度事蒙嵯巒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九城志自邛州東至成都二百六十里 庚

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眾保牙城以拒之考曰實錄志及子城元穎方遣知院實錄十

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奏開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

軍失利擊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似尤之太過

今不取 欲遁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爲邵州刺史己未以右領軍大將

軍董重質爲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

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東川節度治梓州 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

嵯巒嵯巒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

蠻割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嗟贖自爲軍殿及大渡水嗟巔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數萬士女一時慟哭風日爲之慘慄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嗟巔遣使上表稱贊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爲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劍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嗟巔 是歲成都門外有龍與牛鬪

庚太和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戊子立子永爲魯王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爲兵部尙書同平

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左僕射同平

章事王播堯播少孤貧自刻苦以至成立踐昇華顯鬱有能名而

隨勢浮沈不存士行掎斂貨財附姦邪以進取君子恥之然天性

勤於吏事使務填委簿書堆案盈几他人所不堪者播反用此爲

適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

山南西道節度

治興元府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興元兵有常額

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

以廩麥皆怏怏而退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懇絳不奉己以賜

物薄激之眾怒大譟掠庫兵圍使牙

節度使所居爲使宅治事之所爲使牙

絳方與

僚佐宴不爲備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

遂推官羣天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

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爲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戊午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尙書右丞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亂之狀上始悟以造氣豪疾惡必能除亂而又憚於用兵惜其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已歸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臣密詔諸軍皆受臣約束比臣行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如其所請許以便立從事

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尙書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爲變常縱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陜北

沙陀素驍勇

沙陀係神武川在陞嶺之北

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

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

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

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執宜

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塞

下舊有廢柵十一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

不敢犯塞

雜虜謂退渾回鶻

溫造行至褒城

褒城漢褒中縣唐屬興元府九城志

褒城在府西

北四十五里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

其兵八百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己卯造視事

饗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既勞問

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

圍既合唱聲曰殺新軍

不應聲而進殺之

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口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者具

事以聞己丑流楊叔元於康州

康州漢南漢縣地武德四年置南康州貞觀十二年去南字至京師

五千七百五十里

癸卯以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

使

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肅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辛酉擒

其王茹羯以獻 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爲

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平章軍國重事者平章大事不復煩以細務與同平章事之官不同考異曰貞觀二年

入相時對守司空自後未嘗遷官至此實錄道晉司徒裴度按制

弊云遷秩上公式是殊寵又六宥其首領機務宏敷教典蓋此時

方遷司徒實錄先云司徒裴度誤也 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田儼部郎中集賢

院學士劉禹錫爲蘇州刺史初太和二年禹錫自和州刺史徵拜主客郎中時禹錫猶銜前怨復作再遊元都觀詩且爲之序曰予

貞元二十一年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京師人言有道士手植紅桃滿觀爍若晨霞遂有詩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有四年矣得爲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其詩有種道桃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又來之句執政見之滋不悅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雅知禹錫薦爲禮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至是度甫罷政卽出刺衛州 辛未夜自一更至五更大小星散流初午觀者不能數 上患宦者熾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尚書右丞秋七月癸未以申錫

同平章事

爲申錫賈
遂張本

太原饑賑粟三萬石賜十六宅諸王綾絹

二萬匹

八月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奏雲代蔚三州山谷閒石化

爲麩人取食之

鄜州大水溺居民三百餘家

初裴度征淮西

奏李宗閔爲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
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是月舒州大

水溺居民六百餘家

以江西觀察使沈傳師爲宣歙觀察使傳

師明於吏治下不敢欺慎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

乃論決嘗擇郎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

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蒞以廉靜聞

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穆宗朝爲中書

舍人時翰林缺承旨穆宗面命傳師爲之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

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才不堪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不出穆宗遣使敦召李德裕素與之善開曉諄切終不可出傳師治家不尙威嚴閨門自化人稱其風德 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繹邊樓圖蜀地形其山川險要南與南詔相入者圖之左西與吐蕃相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饋餽遠邇曲折咸具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聞蜀自清溪關則南入南詔險西山則西達吐蕃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脩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

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淮
肝之殺郭英父

見一百二十四卷
代宗永泰元年

張拙之逐張延賞

見二百二十九卷
九卷德宗建

年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二千人在成都

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

鎮蜀且言蜀兵脛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

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

增兵羸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

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

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

一夫當關萬夫莫前
前人所以言蜀之險

也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二自餘小

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

勿邱豐程兩
林皆東蠻也

若言可塞則是欺罔

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

九城志黎州前至大度河一百里宋白日

黎州古沈黎地

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

遺吐蕃若使二虜知約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

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畱人堂案

堂謂政事堂案文案也

他日敗事不

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請甲人

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二百

戶取一人使習戰免其徭役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

兵曰南燕係義係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擊奇錄

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

侮城以控榮經倚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舊制分餉諸戍

常以盛夏地苦瘞毒蠶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

先夏而至饋者無恙獨人雷是相安 是歲勃海直王仁秀卒子

新德早死孫彝立改元威和 京畿河南江南荆襄鄂岳湖南

等道大水傷稼出官米賑給

天寶五年春正月丁巳賜滑齊德節度名義昌軍張孝忠以程日華爲節度

刺史朱滔之亂滑定節度日華以滑州自通於朝廷貞元三年以日華爲節度

州節度景德節度景德二州元和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二州節度海軍節度景德棣四州長慶元年省景州明年復領景州

元和元年增領齊州明年以滑州隸德齊平盧節度又明年罷德齊節度更置齊德節度尋平李鳳捷傳滑州更號滑齊德節度是年賜賚義昌軍

太原早賑粟十萬石

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

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

史張慶初宋白曰幽州南至於州二百八十里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

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獻其地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朝廷費錢八

十萬緡而無絲毫之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爲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爲盧龍雷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滿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

天子雖在上何爲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新羅王彥昇卒子景徽立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

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

考異曰按舊唐書去

月遜今承故申錫得罪

時京兆尹乃崔瑄也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譚王濙

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

澄奏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

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立召他相與議其事

飛龍使

守澄乃止是日旬休

一月三旬遇旬則下直而休沐

謂之旬休今謂之旬假是也遣中使馳

召宰相馬燧乏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

閔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勞

叩頭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

豆腐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

蔡中鞫之親事常在左右者今字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爲

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

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翊之子也

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預結異日之知獄

成壬寅上悉召師係以下及盛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午際方

初刻非正左散騎常侍崔元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譏大夫王質補

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章溫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

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元亮叩頭流涕曰

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

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與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獲案詐覺乃勒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馮存

亮卽日請致仕元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係父之子

將父見二百三十五卷德

宗貞元十三年

元寔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

竟卒於貶所申錫清慎介潔不立黨與素疾居娶位者賄賂成風

故自爲近臣凡四方通問悉皆謝絕一無所受旣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之歎息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爲山

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爲幽州節度使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

室破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

將作監掌土木工匠度支掌支

宗廟不修故皆罰俸

詔宗正卿掌太廟齋郎亟命中使帥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

之左補闕韋溫諫以爲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爲墮曠宜黜其人更擢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卽委內臣是以宗廟爲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爲虛設也上善其言卽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宰相建白以皇太后與寶歷太后稱號未辨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官爲稱今寶歷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 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考異曰德裕西南備邊錄曰南詔以房房男女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士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按實錄云約四千人今從之 六月戊寅以霖雨積旬詔疏理諸司繫囚 甲午梓州元武江水漲二丈漂沒廬舍遣使賑給 秋八月戊寅以陝虢觀察使崔郾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地襄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羣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

殺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尙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慄狡爲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恥。是章，舉沒身恨不能致者也。」

德宗之時，章舉屢出兵攻維州不能取。

事

文宗太和五年六年

下尙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

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

考異曰舊僧孺傳載僧孺語曰

今吐蕃論董勃纒還到元鼎未至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八月大理卿劉元鼎使吐蕃回文宗實錄太和六年三月吐蕃遣論董勃藏入見不言元鼎再奉使杜牧僧孺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

聖誌亦無董勃等名蓋舊傳訛也

原州蕭縣縣有蔚茹水水西卽白草軍

上平涼阪萬騎

經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城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上以

爲然詔德裕以其誠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

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武宗朝李德裕追論維

州事

張本 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詔寇嶺州陷三縣

拜太和六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降紫囚羣臣上尊號曰太和

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爲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
帝止稱帝徽號之來乃聖王之末事況今水旱爲災恐非崇飾徽
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二月蘇州地震生白毛 以天平軍節

度使令狐楚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楚久在并州諳其
風俗因人所利而利之雖屬歲旱人無轉徙楚始自書生隨計成
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及是乘旄作鎮邑老歡迎楚綏撫有方軍
民胥悅 三月辛丑以武甯節度使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節度

使以邠甯節度使李聽爲武甯節度使 回鶻昭禮可汗爲其下

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考異曰舊傳云七年三月回鶻李義節等將
驢馬到且報可汗二月二十七日薨已稱親

弟薩特勒廢朝

李聽之前鎮武甯也有蒼頭爲牙將

考新舊書
李聽前此

未嘗鎮武甯切意此蒼頭益從聽
兄原素鎮武甯遂得爲牙將也

至是聽先遣親吏至徐州慰勞

將士蒼頭不欲聽復來說軍士殺其親吏鬻食之聽懼以疾固辭
辛酉以前忠武節度使高瑀爲武甯節度使 夏四月兵部尙書
柳公綽卒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之書天資
仁孝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卽三十年謹甚雖姻
戚不知非辭所生也卽左右僕妾至有以小字呼之者公綽御下
嚴吏民莫不恐悚然在辭夫人之側未嘗以厲色待家人恂恂如
小子弟嘗爲渭南尉值歲歉每飯不過一甌歲豐乃復或問之答
曰百姓皆飢我何忍獨飽又嘗曰吾泄官未嘗以私怒加於人子
孫其昌乎公綽與張正甫善公綽子仲郢遇正甫於路去蓋下馬
而拜正甫止之不獲他日正甫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謙太過
公綽作色不應徐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

馬衡公綽邪此人不足與語正甫乃拜謝失言

附錄公綽所著陽
鄭還古少自俊才

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齊開遇李師道漸至王命扶持老親歸
洛與其弟齊古自昇肩輿晨昏奔迫兩肩皆成瘡舊古好博戲虛
古幣藏中物既盡并妻柳氏妝奩亦悉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而
還古不以介意每出行必封管鑰與家人曰爾一十九郎債博勿
使別爲積息爲惡人所陷誤也有堂弟浪迹江湖好飲賭業投許
昌軍爲健兒召古召之使歸自與洗沐同宿而寢因致書所知牙
補官職姻族

五月壬辰李德裕奏修邛崃關及移檇州理臺登

以此重之

邛崃關在雅州榮經縣所謂邛崃九折坂王尊叱馭處也祝穆
城曰邛崃關在巔州北九十里嶺州先治越嶲縣宋白曰越嶲漢
邛都地蚤登漢旄牛地李心傳曰

庚申給民疫死者棺十歲以

下不能自存者二月蠶

秋七月原王達薨

遠代
宗子

八月吏部尙

書崔羣卒羣沖識精裁爲時賢相初爲禮部侍郎典選甄拔才行
一無所私雖舉主陸贄之子亦不得與試咸稱公當他日羣妻李
氏從容謂羣曰子弟今已長成盍爲置莊園乎羣曰今年已置三

十所矣蓋指所取進士三十而言也李氏曰公爲陸相門人幸知
貢舉而使人約其子簡札不令就試如君以三十人爲莊田則陸
氏一莊荒矣羣慝恨不食者累且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爲太
子初上以晉王晉敬宗長子性謹愿欲以爲嗣會薨上痛惜之故
久不議建儲至是始行之十一月乙卯以荆南節度使段文昌
爲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
謀以快勝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
疏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
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
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也謂

同列曰主上實察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於斯之時閤寺專權脇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肉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珍王諶薨 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

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宗

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

兵部掌戎政尚書其長也故棕

之大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棕曰棕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

用宗閔曰何如棕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

之意若使之知舉必喜矣

知舉知貢舉也

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棕

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棕再三與約乃詣德裕

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我夔棕曰靖安相公令棕達意

李宗閔蒞居靖

安坊因以稱之如後劉崇望居光德坊呼爲光德對公之類

卽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

下曰此大門官

唐制大朝會御史大夫帥其屬正百官之班序理明列於兩觀故以爲大門官

小子何足

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虞卿

汝士之從弟也

楊汝士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

武太租七年春正月壬辰罷吳蜀冬貢新茶 甲午加昭義節度

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

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

考異曰補國史曰文宗朝

劉從諫朝覲雖譯甚厚自謂河朔近無此倫頗矜臣節文武百辟盡湊其門從諫廣行金帛略諸權要非登台席人情多可相國李公固言獨執一言從諫欲市其歡玉不可染欲諛其意水不可奪門館不敢導其誠懇遇休假謁於私第投誠深懇至於再三相公正色謂曰僕射先君以東平之功鎮鄴二十餘年及卽世之後僕射繼領戎務坐邀卽命朝廷以先君勳績不絕賞延任居藩閫位劇南宮豈是恩澤降於等倫欲以何事故忠報國僕射若請邊陲一鎮大展籌謀拓境復疆乃爲勳業朝廷豈不以表誠之重命賞封功區區驟求一何容易某比謂僕射英雄忠義首冠蕃臣今求佩相印擁旆旋樂歸田亦河朔尋常常爾疆之臣所指履也忠節安在深爲解體從諫愕然嚙口無辭再拜趨出然從諫厚略伴臣旬日開果以本官加平章事遂辭歸鎮宰相饋於都亭李相公謂曰相公少年昌盛勉報國恩幸望保家勿殃後嗣從諫以笏扣頭洒淚而辭及至本鎮請從事將校曰昨者入觀關庭備觀朝德唯李公峻直貞明儼然可懼真社稷之重臣也

故歸而益驕

爲劉從諫語

張
本
壬子詔以關輔河東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京兆府及同華陝

虢晉等州各賑粟十萬石河南河中絳州各賑七萬石 徐州承

王智興之後士卒驕悖節度使高瑀不能制 考異曰杜牧上宰相

聞名不能制軍事舉動汗流拜於 堂下北益文士筆快耳未必然也 上以爲憂甲寅以嶺南節度使

崔瑛爲武甯節度使琪至鎮寬猛適宜徐人安之琪瑄之弟也

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

進奏官徐迪 徐迪盧龍進奏官也 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尙書

改僕射爲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爲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

宰相不以爲意 補注想此時志誠遊徐迪來求遷僕射而不可得故迪云然 丙戌以兵部尙

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

三分之一爲朋黨後來嗜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

私者則朋黨破矣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諡

李吉甫與有司諡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駁其太優憲宗以是貶仲方賜諡曰忠

終及德裕爲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爲賓客分司

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

丹使尹士恭

唐中世已後凡藩鎮加官率遣中使奉命謂之官吉使焦奉鸞以賜春衣尹士恭以是兩藩使者同時至

幽州故皆爲所留

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

批答賜之

自唐以來凡讓官者皆有批答不允

文穎不受而去 和王綺菴

綺菴字子

庚戌以楊虞卿爲常州刺史張元夫爲汝州刺史

唐以隋毗陵郡置常州京師東

文宗太和七年

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隋置伊州於龔城郡後改汝州京師東九百八十二里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

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

而何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宗閔失色丁巳以蕭澣爲鄭州刺史鄭州至京師千一百

五里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句祿

毗伽彰信可汗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爲河東

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

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

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爲侵盜

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

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爲御史大

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

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尙然論議不足聽

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切欲聞之後旬日宣出

除覃御史大夫

不由宰相進擬出直命而除之

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

宣出安用中醫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

而止 甲戌地震 乙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

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秋七月壬寅以右僕射王溥同平章事

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己酉以旱命京城諸司疏決繫囚 宣武

節度使楊元卿有疾朝廷議除代李德裕請徙劉從諫於宣武因

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爲未可癸丑以左僕射李程爲

宣武節度使

程爲人辯給多智然節使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乃獨爲市所吞遇嘗謂之曰高飛之嗣長者

在前朝朝廷羽也程初爲翰林學士學士入署常 閏月乙卯

視日影爲候科性懶日過入暉乃至時號八傳學士

以旱避正殿減膳撤樂出宮女千人縱五坊鷹犬詔下數日澍雨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

試詩賦

楊綰議見二百二十卷代宗廣德元年德裕又言昔元宗以臨淄王定內難

事見二百九卷

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

肉虧傷人倫繼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

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

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閣且除

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

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

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緊

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閣

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

僕射

考異曰舊傳曰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而遣使加尚書右僕射按此時度爲慶陽節度使舊傳恐誤今從

實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

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

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

爲寇

齊李正己梁李靈曜蔡李希烈吳氏

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

上策莫如先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

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纔足自護遂

使我力解勢弛孰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

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

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者惟山東百城耳土地

人戶財物用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足自治也哉然法令制度
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
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自治是助
虜爲虜環境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取
哉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
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又不可
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
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陣壘相望
朝駕暮戰是二津者虜能潰其一則馳入成皋耳故魏於河南亦
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
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

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假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少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勝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二五世矣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人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剛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勝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郡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假戰最下策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

唐承隋制開十六衛改左右衛衛曰左右衛府左右

驍騎衛曰左右驍衛府左右屯衛曰左右威衛府左右禦衛曰左右領軍衛府左右衛身曰領左右府惟左右武衛府左右監門府左右僕衛府仍隋不改顯慶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左右衛府驍衛府武衛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左右領軍衛曰左右戎衛左右儀衛曰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府曰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衛後復曰左右千牛衛咸亨元年復改左右戎衛曰領軍衛武后光宅元年改左右驍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武衛曰左右玉鈞衛唐初十六衛置大將軍各一人從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貞元二年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一人從二品雖設官而無兵可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

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

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散者

之散舍者居舍之舍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

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也及其房外也緣部之兵被機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掉豈

暇異略雖有樹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節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怱儒素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捕四夷於是府兵內削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寇遼走蜀繚路萬里事伍熒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謂成安縣山偏重之勢也而天下掀然根萌熾然七聖旰食七聖謂肅代德順憲穆敬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鑿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謂負倚宦官行貨賂以進取也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

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疆傑復慙者則撓削法制

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

泥息官作

呢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山卿市公夫郡得都

郡謂州郡得都

五 四履所治指爲別館

左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後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杜預曰云

履所踐履之界後人言賜履者本此此四履謂四境所至

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而

天下

而周也

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

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爲河北視天下猶

珠璣也

言河北不資天下所產以爲富

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與

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

息生也

便於馳放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

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

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

東盟津滑蘇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屬衝不可他使是二

支兵去矣

河東太原之全軍盟津河陽軍滑蘇義成六鎮之師厥

軍大繁宜武軍彭城武衛軍東平天平軍

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

橫拱者言橫其兩腋拱立而垂其帥他無所爲也

則沿淮已

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

咸陽西北戎夷大屯

謂自咸陽西北列大屯以防戎者也

盡剋吳越荆楚之饒以啖

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

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

殿竒大臣偷安奉私

殿竒大臣謂受殿邦之寄者牧蓋謂當時節度使也詩采菽馷天子之邦毛氏注云聚鎮

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

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

小裨謂裨將

以虜壯爲幸以

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資實料食之過其敗

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

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

書品謂書其官品也

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帛

溢矣子孫官矣焉可搜奇出死勤於我哉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

多喪兵士顛轅大都則跳身而來刺却而去

跳身而來謂逃至京也刺却而去謂敗

爲刺史也

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

立壇墀

上謂復登大將之壇也

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

迭來揮之

恩臣亦指官官之怙恩者

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假月一

則曰必爲魚脫

假月魚脫皆陳名假月陳中軍僱居其中張兩角向前左傳爲魚脫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三

軍萬夫環旋翔羊悅駭之閒

翔羊猶云騎律非也

虞騎乘之遂取吾之鼓

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

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皆曰夫偏疆之

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

衝策所

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

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

榮養也擾馴也順也

則忿氣不萌此

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

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

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闕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

爲侈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

凡賞功者錄其功而加之封爵無功而

言不

朝者

超越授之以爵是謂越錄

言不

覬聘不來凡杖扶之

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殆

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

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

吳蜀躡而和之

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相立
爲王李希烈李綽劉闢繼亂也

其餘混源軒轅欲

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

謂憲宗

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

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

謂秦之郊
謂河南關

也內大抵生人油然多欲然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

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

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

區區之有謂
朝廷命

是以

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

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

注孫子爲之序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

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

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癡暴異人人不

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
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出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
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
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免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
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前州甯行軍司馬鄭
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熾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閤內
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羈
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
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
將李宏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殼不除鵲鳥子使成羽翼
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宏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

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宏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掄出杖殺之中

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

戴之功元和未穆宗立尊元素預有定策之功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爲然召

之注至蠮屈鼠伏易大傳曰尺蠮之屈以求伸也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

諦聽忘倦宏楚詞伺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宏楚

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爲元素爲注所去張本因解軍

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

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考異

曰開成紀事曰五年金吾將軍孟文亮出鎮郿郡以與注相惡之故奏爲軍司馬路經奉天防邊使御史大夫王從亮薄其爲人不

爲之禮注毀從亮於守澄竟爲守澄誣請決杖投荒未幾文亮沒罷職還城守澄者置爲軍資時澤潞劉從諫本欲誅注忌其權勢

因辟爲節度副使繼至潞州涉旬之閒會上疾太和七年十一月

舉徵之赴闕偶遇其時聖體愈上悅之自此恩寵漸隆凡會省

府縣軍戎莫不從風七年九月十三日侍御史李欽備注內通敕使外連朝臣兩地往來卜射財貨盡伏夜動干礙化權人不數言道路以目成社轉固恐爲禍胎罪不容誅理合顯戮其鄭注請付有司時王涯重處台司法之所致又慮守澄黨我遂廢不行注潛請軍司矣李德裕文武兩朝顯替記曰八年春暮上劉宰相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實於翰林伎術院或欲令爲左神策判官注自稱衣冠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託從陳委爲行軍司馬及赴職宗閔又自山南令判官鬱儉至澤潞與從陳要約令從實錄御薦入今朝野駭歎詔義節度使劉從諫惡注欲斥去之因表爲

節度副使 甲寅以前忠武節度使王智興爲河中節度使 羣

臣以上卽位八年未受尊號冬十二月甲午上尊號曰太和文武

仁聖皇帝會有五坊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同華同州華州言閩閩彫弊

上歎曰閩中小稔百姓尙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

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臣凡四上表竟不

受 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節度副使鄭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四 唐紀六十 庚 思補

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召對浴室門賜賚甚渥
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益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十五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六十一

起太和八年盡開成二年凡四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開成八年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三月以裴度判東都尙書省事充東都留守 夏四月丙戌詔答罪毋鞭背 六月丙戌莒王紆薨 紆順宗子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朱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

耶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畱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吳考

日新書中敏傳皆云六年夏上此設今據開成紀事太和權克記
皆云八年六月又中敏疏言中錫臨終校中錫去年七月卒若六
年則申錫尚在

今從開成紀事

鄭王經薨

經亦順

甲午以旱命諸司疏決

囚附錄傳奇云元和中有陳鬻鳳者海康人也負氣義不畏鬼神
鄉黨咸呼爲後世周處邑有雷公廟每歲度吉祭祀或有犯者

信宿必去死其應如響一歲忽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鬻鳳大怒曰
其俗不得以黃魚爲肉相和食食之必覆死鬻鳳乃和二物而宰
馬少頃果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震之鬻鳳乃持刀上揮轟雷
神左股雷神墮地狀如熊豬毛角肉黃青色手執短柄剛石斧梳
而汪然雲雨盡滅時觀者如堵鬻鳳又持刀欲斲其頭眾共執之
曰雷是天上神物爾爲下界庸人果若害之必一鄉受禍遂共抗
執使不得動手遂還復有雲雨神與新設俱飛去成于其共斥
鬻鳳不得還舍怒鄰里同被震也鬻鳳持刀行二十里託宿他
處皆遭震震鬻鳳乃持刀立于庭雷終不能爲害三日後乃返其
家後尚有旱邑人卽募金與鬻鳳請依前測二物食之持刀如前
必消雨滂沱而不能害如此二十餘年俗流鬻鳳爲雨師至大和
中又早刺史林緒又召鬻鳳使爲之鬻鳳對曰少壯之時心如鐵
石雷鬼神視之若無願殺一身請蘇萬姓卽上元焉能使雷鬼

勇其凶勢今老不能矣因獻其刀于緒緒厚賜而謝之

秋七月震定陵寢宮地裂一百三十丈

初李仲言流象州

事見二百四十三卷敬宗寶曆元年

遇赦還東都會留守

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

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

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尙氣頗

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

考異曰舊傳李

訓初名仲言居洛中李逢吉爲留守思入相訓知其意即以奇計勸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遣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又曰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至是以藥稍效始善遇之獄替記曰先是上惡鄭注極甚嘗謂樞密使曰卿知有善仰痛公無歡京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枯木開成紀事曰訓除名流象州會恩歸于東洛投詞諸處困乏逢吉叱之不顧會鄭注資副上盡路往東都于道投之廣以古今義烈披述衷款注本兇邪趨而附之自此豁然相然諾構契璫璽及注徵赴關訓隨而到京別第安置注因陳琴言訓文學優盛無比上納之太和八年三月以布衣在翰林注之授也甘露記曰訓爲人長大美貌

口辯無庸常以英堆自任會鄭注介上黨出洛陽訓慨然太息曰
當世操權力者醜饜苛細無足與言吾聞鄭注爲人好義而求奇
士且通於內官易爲因緣乃往觀之注見訓大驚如舊相議遂結
爲死交及注赴關詔謀行京師爲卜居俱給日夕往來乘閒奏於
上按實錄去年九月李欽彈鄭注云前邠州行軍司馬今年九月
庚申王守澄宣召鄭注對於浴堂門獻著記八年春暮上對宰臣
歎天下無名醫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實於伎術或欲令爲神
策物官注皆不顧此職守帝遂託從諫奏爲行軍司馬又云去歲
春夏李仲言猶喪母已潛入城稱王山人兩度對於含元殿今年
八月十三日欲與諫官至九月三日鄭注自絳州至便於宣徽對
然則謂自去年已囚注謁守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方從昭義辟
然則謂舊與注善去春已入長安見上非注赴昭義時始定交亦
非去年十一月徵注於潞州又非 仲言既除服八月辛卯上欲以
訓隨注到京也今從實錄獻替記 仲言爲諫官實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黜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
豈宜實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
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
本安能倛改耶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

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
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
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
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敕書德裕
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卽召肅伏謂曰李公適留
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西語謂將出之時所留下言
語也兩省官相呼曰閣老二人卽行下
書牘而行下之也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
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邪意二人悵悵而去王守

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
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元月壬戌詔徵宗閔於州元冬十月辛
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件推兵馬使史元忠

主西務 庚辰以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偓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璩德輿之子也 乙巳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西京師丙午以德裕爲兵部尙書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蘇儼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母兄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濟薨軍中奉其子都知兵馬使元逵知留後元逵改父所爲事朝廷禮甚謹 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遺裘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

命已行不互自便乙亥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
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拔非其黨則相擠
同黨則相援上患之每歎曰
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
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
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
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
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辯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敘位量
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感佞不能移夫如是則
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闇不能斷邪正並
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

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醜酸而螭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驅之使爲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丙午李仲言請改名訓 幽州奏冀州軍亂刺史張元汎不知所
在 十二月己卯以鄭注爲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
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 癸未

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考異曰實錄十一月鎮州奏幽州雷後史元忠爲其三罪逃出不知所在後不居

元忠復歸州而至此有新命蓋因莫州軍亂鎮州承制聞之誤而奏之耳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

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

守澄

帖由政事堂出故謂之堂帖

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

注其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爲尙書左丞 是歲滁州琴清流等

三縣自四月雨至六月諸山發洪水漂溺萬三千八百戶

乙卯太和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爲成德節度使 巢公湊薨

追贈齊王 鄭注上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辛卯發左右神

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

雍錄唐曲江本秦隴州至漢爲樂遊苑其地最高四望寬敞隋營京

城宇文體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開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爲居人坊巷而擊爲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世遂從

城外包之入城爲芙蓉池口爲芙蓉園也漢武帝時池周回六里餘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又加展拓矣其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

華寺之南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志曰今爲民田夫既可以爲民田則

文宗太和八年

非有水之地矣。然則漢於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碣，武帝穿昆明池，所遺有石壩，壩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關三百餘頃者，用此壩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向可壩，以爲鄠城之用。於是拉城濠，別三堰，城內外皆賴之。此池仍在。地志曰：豐備二水，皆已壅入昆明池。渠復流，派活地。志作於太宗之世，則唐初仍自雍，壅不廢。至文宗而猶當加濬也。然則關之作，當在文宗後。

三月，魏王綽薨。

綽，顯宗子。

乙卯，京師地震。

丙辰

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乙丑，以河北歲饑，詔賜魏博六州粟

五萬石。陳許鄆曹濮三鎮各賜米二萬石。初，渾王傅母杜仲陽

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所在存處之。至是，李德裕至鎮，仍奉行

前詔，安排仲陽於道觀，與之供給。於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

奏德裕前在浙西時，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召宰

相及璠、漢、鄭注等而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有

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爲賓客分司。

改正通志云韓王魯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被籍金陵詔李德裕
有處會德裕離浙西陳雷發李德裕使切詔旨此據新傳也按德裕
自浙西徵見三年鎮蜀見四年宋申錫事見五年詔存處之事決
非德裕時德裕去鎮已久豈得復謀李德裕事殊謬辰今從舊德
裕傳
改正 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

員外郎李欵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欵之誠乃事君

而盡節考異記日時論或云欵外沽直名而於事注按欵彈注之
文皆評其隱隱豈有於人如此而能處與之合乎此皆當

時庸人見注舉欵自
代遂有此疑今不取時人皆晒之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路隋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赴鎮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

故也隋居相位值宗閔德裕朋黨交攻李訓鄭注奸詐相構而隋

藏器韜光汗隆一致時以君子目之 辛丑大風拔木落舍元殿

四鷗尾壞門觀四十餘所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性褊躁輕率與

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曲江故事尹

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餽恃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孫特與之爭餽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餽恥之求出詔以爲浙西觀察使尙未行戊戌以餽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曩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奔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初德裕盛時無敢忤其意者惟幕寮杜顥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使門下皆如杜顥我無今日矣顥牧之弟也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旣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 考異曰曹傳以爲上出易義以示羣臣之時已與訓有誅宦官之謀按補國史云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尙闕賦吳子餘祭事康

佐託以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上以問李仲言仲
言乃精爲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
言曰陛下留意於未萌臣願遵聖謀實錄今年四月癸亥許康佐
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
卷宣付史館然則上與訓誥誅宦官必在此矣然文宗與二人
訓誥時宦官必致左右恐未敢班班顯言如補國史所云也二人

相挾朝夕訐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短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

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

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與甯仇士良有功

與甯仇士良有
龍川縣

地江左置與甯
縣唐屬涪州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

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 戊辰

以左丞王璠爲戶部尙書判度支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

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

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注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七

求爲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

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王寅貶宗閔明州刺史

明州後漢鄞縣地唐開元二十

六年置明州京師東南四千三百里

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

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

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爲監軍 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

州司馬

虔州漢南縣晉置南康郡隋爲虔州京師東南四千

十七里

虞卿柔依阿附權幸以爲

姦利每歲銓曹貢部虞卿爲選人馳走取科第無不得所欲升沈

取舍出其齒頰當時有蘇景允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允

爲士子所奔向時爲之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

我李宗閔待之尤厚時以其能唱和朋比號曰黨魁 庚戌瑱龍

首池爲鞠場作紫雲樓於曲江

紫雲樓在曲江之南存經喪亂頽圯不修今再作之

辛亥

以御史大夫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訓鄭注爲上書大

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

掌上以爲信然詔任日隆初李宗閔爲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

巖

巖音義

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爲相及貶明州鄭注

發其事王子再貶處州長史

代宗大歷十四年改括州爲處州京師東南四百七十八里

著

作郎分司舒元興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爲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

雜以鞫楊虞卿獄

唐制侍御史六人以外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知雜

癸丑擢爲御史中丞

元興元褒之兄也貶吏部侍郎李漢爲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濬

爲遂州刺史

汾州漢文帝封代王都中都卽其地去京師一千二百六里遂州本漢德陽縣之舊屬東晉置遂甯郡後

周置遂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二十九里

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

三相李德裕

路隋李宗閔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李訓奏

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已詔所在試僧尼誦經不中格者皆勒歸俗禁置寺及私度人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

揚言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茲

初竊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

考吳曰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

講舒元興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言於朝云云貶封州按是時元興未作相舊傳誤也

然李訓亦忌注不

欲使爲相事竟寢甘爲人激昂奮勵專以忠孝節義爲己任始河

南人楊牢有至行甘爲布衣時以書薦牢于河南尹曰河南孝童

楊牢父茂卿以王事使田氏趙軍反殺田氏茂卿亦死焉牢兄蜀

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牢乃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匍匐叛壘委

髮羸骸無復人形讎意感解以尸還之時隆冬盛寒牢衣單衰往

來太行間凍膚皸瘵銜哀雨泣行路稠人爲之滸淚牢爲兒踐操

如此未聞執事門喧而書題之豈樹風扶教意邪且鄉人能嚙疽
剗胙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闔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問
以粟帛今河北騎叛萬師不能據而牢徒步請尸僉手與夫舍腐
忍瘡者孰多半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壯于牢者皆出其下聞牢
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賙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旣算
之矣卽有稱牢于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甘之以風教自任如
此後竟卒于貶所 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
依前侍講學士 貶左金吾大將軍沈璣爲邵州刺史八月丙子
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若憲貝州清陽人父庭芬有
辭藻生五女皆聰慧庭芬始教以經藝旣而課爲詩賦年未及笄
皆能屬文憲姊曰若華若昭若倫妹曰若荀若華若昭文尤淡麗

性復貞素閒雅不尚芳華之飾常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顯名揚親若華教訓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韋逞母言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閒問答悉以婦道所尚若昭註解皆有理致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召入官試以詩賦兼問經史大義深加賞歎嘉其節槩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貞元七年已後官中記注簿籍若華草其事若華卒復令若昭代司其職姊妹中若昭尤通曉人事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爲先生后妃及諸王公主皆以師禮事之若昭卒上復以若憲代之至是爲李訓鄭注所誣賜死若倫若荀早卒庭芬男獨恐不可教爲民終身 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

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奸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珣江州刺史再貶沈曦柳州司戶 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

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驪州安置

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銅送

賜送者柳羅而防送之象州至

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

恩州至京師六千五百里楊虞卿李漢蕭幹爲朋黨之首貶虞卿

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

死時崔渾峻已卒亦剖棺鞭尸 己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爲

司農少卿立言臧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

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

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

閬州古巴子國秦爲閬中縣西魏元爲歸州唐先天中避諱改閬州

裕士廉之六世孫也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

二李謂德裕宗閔

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庭中恟恟上亦知之注訓恐爲

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勅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

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鹽鐵使王涯奏改江

淮嶺南茶法增其稅

德宗貞元九年初稅茶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

長慶元年監鐵使王播奏茶稅一百廿之五十今又改法而增其稅則愈重矣

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

聽爲忠武節度使代杜棕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宏志所

爲時宏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

青泥驛在嶺南

南 癸亥封杖殺之

考異曰舊傳曰李訓既乘驛衝即謀誅內監陳宏慶自元和末負斌道之名遣人持杖決殺按

此時李訓未爲相今世實錄

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

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考異曰宋敏求宣宗實錄曰固言性狷急

重望時訓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其與宗閔爲黨乃出爲興元節度使按固言鍛鍊楊虔弼獄宗閔由是罷相而固言代其位豈得爲宗閔之黨也

注爲鳳翔節度使

考異曰開成初事注引舒元與李訓俱廢相注自詔守臣

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因言剛動不許惟王涯賈餗贊成其事九月二十五日紀事諫今從實錄

李訓雖因注得

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

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

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

若難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戊辰以右神策

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

兼十二衛統軍

唐因隋制置十六衛以十二衛統諸府之兵曰左右衛曰左右驍騎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

左右領軍衛曰左右候衛至開元開府兵之法凌壞乃募驍騎十二萬分隸十二衛每衛萬人其後游更喪亂十二衛之軍無復承

平之 李訓鄭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 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興爲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竝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興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興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王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李聽自恃勳舊不禮於鄭注注代聽鎮鳳翔先遣牙將丹駿至軍中慰勞也 丹姓 誣奏聽在鎮食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爲太子太保

分司復以杜崇爲忠武節度使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上問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榷茶於是以王涯兼榷茶使涯知不可而不敢違人甚苦之 鄭注欲收僧尼之舉固請龍沙汰從之 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 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宜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榮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甯節

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

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戶部侍

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

王神符准安王神通之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

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楮懷其符以爲親兵是月戊辰

王守澄葬於澧水

雜錄澧水原出鞏山縣境之西附北行至白鹿原西即趨京城王守澄蓋葬於白鹿原西而

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澧

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旣定訓與其黨謀如

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

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史率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

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

舒元與謀之宅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

不報平安

唐制凡朝皇帝既升御座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

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

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

言夜中聞奏禁門已闔於隔門遞入以奏也

因蹈舞再拜宰相

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

班於含元殿

紫宸內殿也含元前殿也上欲往觀甘露故百官自紫宸退而成立班於含元殿以左右金吾仗在含元

殿前左右也

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

軟輿蓋以兩轎積而爲之下施網令人舉之升含

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眾人

驗之殆非眞甘露未可遽宣布

考異曰按訓與韓約其謀詐爲甘露而自言非眞者蓋欲使宦官

盡往金吾覆覲因伏兵誅之耳故二十二日令憲楚所草制書亦云竟渠仍請其覆覲今從實錄

恐天下稱賀上

曰豈約妄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宏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

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

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河東兵入邠甯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關門杜也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

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卽舉軟輿迎

上扶升輿決殿後罍鼠疾趨北出唐宮殿中不可以罍爲之狀如罍以捍燕雀非如漢宮罍之罍

思也今諸宦者能決之而出則可知矣程大昌曰罍者積木爲之其中空洞可以透明或爲方空或爲圓通其狀扶疏故曰罍思讀如浮思猶曰髮髻也因其形似而想其本狀自可見矣罍思之名既立於是隨其所施而附著以爲之名其在官闕則爲關上罍思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矣是也在或垣則爲陵上罍思王莽斫去陵上罍思而曰使人無復思誤者是也御而求之上古則禮記疏屏亦其物也疏者刻爲雲氣而中空玲瓏也又有網戶刻爲連文透爲網其形如網也宋玉曰網戶朱漆刻方連是也

刻則是雕木爲之其狀如網耳後人因此遂有直織採網河張之
舊窗以護禽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梁木而去見其
網也此又沿放禁附而施網焉者也元震之爲丞臣時詩曰藥珠
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開天語後步麻騎馬笑相
隨自注云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侯劉歌於此子家網索乃是無
壁或有窗處以索掛網遮護飛雀故云網索猶掛鈴之索爲鈴索
也宋元鳳嘉子京召還爲學士時日網索軒窗達壑坡羽衛重用
微之句也若益今世俗語求之則門屏鑿明格子是也其制與青
瑣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 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
亦隨異耳○髮音丞鬚音而

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選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

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

傷者十餘人攀輿迤邐入宣政門

宣政門宣政殿門也

訓攀輿呼益急上叱

之宦者郝志榮齋拳毆其胸僵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

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

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興還中書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五 唐紀六十一

謂曰上且開廷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

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

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

人露刃出閣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

諸宰相每日會食於政事堂

吏白有兵自

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

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

司捕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酷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

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

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興易服單騎出安化門

安化門長安南

面西頭

第一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

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

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里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

河東節度之兵也

神策

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尙書爲相

補註言王涯等以謀反得罪故帝欲起王璠代

涯等爲相此給帶之言耳

魚護軍令致意

魚安志時爲右神策將軍中尉

璠喜出見之神策將

趨賀再三璠知見給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

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

王涯第二十五璠第五補言事

見上卷五年

豈有今日耶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

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舉訓之再從弟也訓

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禁兵利其

財託以搜買餼入其家執其子殺之又入左散騎常侍羅讓詹

事渾鐵翰林學士黎埴等家掠其貲財掃地無遺鐵城之子也坊

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

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

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之右

惟聽以從者一人自

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尙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

復班列

新舊儀衛志曰朝日殿上設黼辰羅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列文武班

于兩說監察御史二人立于東西朝堂敷道以泄之平明傳點畢

內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塔監門校尉二人執門籍曰唱籍

既罷籍曰在入畢而止次門亦如之序班于通乾觀象門南武班

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而入武班自西門而入至階

東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沿于殿後樓下先一品班

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次尙書百官爲首武

班供奉者立于橫街之北次千牛中郎將次千牛將軍次選狀中

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排階中郎

將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次左右全吾衛大將軍凡殿中

省監少監尙衣尙舍尙擊率都分左右殿殿尉而立東宮官居上

中奏外辦皇帝步出西序門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開左右

相兩省官再拜升殿朝罷皇帝步入東序

門觀此可以知甘露之亂蕩無朝儀矣

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

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囚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
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
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馮宿中書參決機
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敘王涯賈餗反事浮汎仇士良等不悅
由是不得爲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斬遂
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
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
賈餗也爲奸人所污興安門大男宮南面西來第一門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
西軍西軍右神策軍也在大明宮西內苑中李孝本改衣綠衫服金帶以帽障而單
騎奔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
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髡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

出山

山即謂
終南山

將奔鳳翔爲蓋屋饋過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

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則富貴矣聞禁兵所

在搜捕汝必爲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

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

李載義復舊任

王播得罪故
載義復舊任

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

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興李孝

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

唐大廟在朱雀街東第一街之東北東第
一坊太社在街西第一街之西北來第二

坊兩市長安城
中東市西市也

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狗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

外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穉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爲官婢百姓觀

者怨王涯權棻或詬訾或投瓦礫擊之涯博學好古以辭藝登科

踐揚清峻而貪權固寵不遠邪佞以至赤族其家藏書萬卷侏子

御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寶惜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卽以官爵致之鑿垣而納滿重復秘固若不可窺者至是人破其垣剔取奮軸金玉而棄其書畫于道餽工文辭開敏有斷然褊急好進氣陵行輩劉賢以直言對策觀者或至感概流涕而餽與滿宿龐嚴爲考官畏避中官之勢不敢登擢而竟死于中官之手少與沈傳師友尋傳師先死嘗見夢于餽曰君可休矣餽脂而祭諸廢復見夢曰事已爾可柰何未幾而難作元輿惟詭激喜乘險蹈利又自負其才銳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又上書自言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羹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眞可謂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上得

書出示宰相李宗閔以爲浮譟誕肆出之于外時李訓居喪在家因與相結相得甚懽及訓用事引居相位詭謀謬算日與訓比遂至於敗璠資性險譎始既附李逢吉以傾李絳裴度繼又附鄭注以陷宋申錫及李訓用事又傾心結之及是與訓皆敗其子遐休皆死焉初璠在浙西浚城濠役人掘得一方石上有文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卽休璠視之莫知其旨京口一老人解之曰此石非尙書之吉兆也尙書祖名峯峯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尙書是石有玉也尙書之子名遐休遐卽瑕休卽絕也豈得爲吉徵至是果赤旆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餓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積歎其冤臣獨以爲不然夫顛危不扶焉川彼相避餓

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鍊與之比肩
不以爲恥國家危殆不以爲憂儉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係
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
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劇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剴劓
師謂首誅殺不於市周制誅大臣適甸
之尉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
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
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
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
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
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畱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而元輿

收族守謙獨免王良知宗密欲容李訓遣人縛入左軍責以不告

之罪將殺之宗密怡然曰貧僧識訓年深雖知其反叛然本師教

法遇苦卽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士良乃釋之以令狐楚爲鹽鐵

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

考異曰賈錄乙丑開門使馬元贇已宣授仲方

京兆尹至此又言者蓋當時止是口宣至此乃降敕耳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

尉上不豫知

考異曰皮光業見開錄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己入翰林因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

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俱垂只左右二廣燃燭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

中旨命李上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列在搢紳長行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甫死不取承

命况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竊默然無以爲對良久啟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于殿上二廣徑登階而疏

文宗過惡上唯脫首又曰不爲此勅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

街談以好勅爲勅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卽是此措大也於是二

廣自執炬送慎由出蓬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疾出

翰林遂金贖其事付允故允切於勸絕北司者由此也誅北司後

允方彰其事新傳曰僕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允故允惡中官終討除之按舊傳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爲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文宗時未爲翰林學士蓋崔允欲重宦官之罪而誣之新傳承皮錡之誤也初王守澄旣與仇士

良有隙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將士幹似先義逸姓似先名義逸

劉英誦等竊於士良李訓鄭注迎守澄意乃遣之分詣鹽州靈武

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及守澄死訓注又欲誅士良乃命翰林

學士顧師邕爲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

丙寅以師邕爲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

至扶風宋白曰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今京兆府武功縣北美陽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今岐陽縣置岐山縣武德三

年分岐山縣於園川城置鹽州縣貞觀八年改扶風縣九域志鳳翔府東至扶風八十里扶風令韓遜知其謀

不供具搆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

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爲押牙

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爲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使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宏茂等及其枝黨死者千餘人可復臨刑爲其女祈免女年方十四哭而大呼曰旣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乃亦殺之可復微之子錢謙見二

卷穆宗長

簡能綸之子

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夔惟慶元年 綸取韓夏後齊李嶠皆以詩齊名號大歷

十才

傑倪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鄰道按

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奔爲鳳翔節度使戊辰晝晦是夜

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

考異曰據實錄甲子已傳注首而開成紀事二十六日方下詔

制官傳云鄭注初誅京師尚未知李潛用乙卯記亦云丁卯張仲
精誘注而殺之與開成紀事同但開成紀事注云二十六日寒
朝魏恩誤乙卯記注庚申入觀十九日也至扶風開調賊乃還似
近之實錄恐太在前新本紀云戊辰張仲清殺注今不書日以傳
疑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
及媿隊者官爵賜養各有差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己巳斬
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
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
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
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
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
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佑縱遇盜賊亦不能傷
若內懷姦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

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竝乞停寢從之十二

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僇州至商山賜死

僇州漢僇耳郡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商山卽

商嶺也所謂繞嶺七盤是也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患此路之險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

行旅 榷茶使令狐楚奏曰江淮數年以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

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卹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

茶實爲滋政益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

於官場中栽植摘茶葉於官場中造作有同兒戲不近人情乞委

宰臣除此弊政從之 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

稱是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

蓋刑殺太過所致昨聞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

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

周親孔安國曰周至也

其餘殆不足問時宦官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

瓜葛有所附麗言非

至親或黨從中表相附

能以敘親好若瓜葛然或甄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東

都留守裴度亦止疏為請連坐者申理全活者數十姓李訓鄭注

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

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

金光門長

安城西面北

來第二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

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戰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

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

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

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

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

陳君賞帥其眾立望仙門下

大明宮城南面五門望仙門在丹鳳門之左

謂敕使曰賊

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哺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阜持弓刀北望見皇城門閉卽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廩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 甲申

敕罷修曲江亭絹一萬三千七百匹迴修尙書省從令狐楚之請也 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

問諸司官吏雖爲所脇從涉於誑誤皆赦之他人無得妄相告言及相恐惕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爲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問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賈石曰相公輔

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

夷卽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

開本大明宮閣下馬橋在建福門北

元

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

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

白服卽侍罪之素服

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

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

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

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

飲而罷初武元衡之死詔出內庫弓矢陌刃給金吾仗使備從宰

相

事見二百三十九相在憲宗元和十年

至建福門而退至是仇士良等懲訓注之亂

悉罷之

丙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

元寬太和五年以前逋負京畿今年租稅停方嶺正至端午三歲

進奉以其直代百姓紐配錢諸道非藥物茗果外不得進獻諸司

宣索製造並停二年赦後紫宸宣對鄭覃曰陛下改元肆赦恩澤

所該實爲要切李石進曰赦書請內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十道

黜陟使臨行日敕以政治根本令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

要石以從前德音雖降人君不能自守姦吏從而阻違故有是奏

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

南牙十
六處之

兵至此雖名存實亡然以北軍衛南牙則外朝亦將聽命於乃止

北司既素太宗之紀綱又聖宦官之勢焰故馮定言其不可

定宿之弟也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屋瓦皆墮癸未上與宰相

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

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鄭覃雖精經義不能爲文因疾進士浮華
奏請罷進士科上曰輕薄之士色色有之不獨在進士此科置已
二百年亦不可遽改乃止 以賓客分司李紳爲河南尹河南多
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於官道車馬不敢前紳爲治剛嚴皆望
風遜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
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何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
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
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
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漢武帝起建章宮度爲千門僣戶萬戶後世遂謂宮門爲千門僣戶僣戶計
搜羅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賊否恐并陷孳戮事亦
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

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天德軍奏吐

谷渾三千帳詣豐州降 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爲滁州

刺史

袁州漢宜春縣地隋置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滁州二千五百六十四里

王已賜羣臣宴

曲江左僕射令孤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不宜宴獨稱疾不
赴論者美之既又從容上奏曰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
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
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 丁

未皇城留守郭皎

抄襲制車駕行幸則京城置留守今天下在上京而皇城置留守當考觀下奏則知皇城守

守宦官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

軍器使即軍器庫使內諸司使之一

也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

儀刀以木爲之以銀裝之具刀之儀而已

劉從諫復遣牙

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滿

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夏四月乙卯以潮州司戶李宗閔爲衡州司馬凡李訓指爲李德裕宗閔黨者稍收復之

淄王協義

協憲宗子

甲午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僕射令狐楚代之戊戌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稽古守正上甚重之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閒因詔言

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怊怛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論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開
月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聽爲河中節度使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爲可以然 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請罷上謂李石曰昔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卿可盡言今之爲諫議者姓名石以李讓夷馮定孫簡蕭倣對上曰讓夷可李固言欲用崔球鄭覃曰崔球遊李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爲千古法豈可使朋黨之人居之如讓夷者臣不敢有纖芥異論上曰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乃以讓夷爲之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人宮秋七月右拾遺魏謩上疏

以爲陛下不遜聲色屢出宮女以配縣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

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

唐內諸司有教坊使莊宅使皆宦者爲之

又召李孝本女

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

宏猶正色抗言光武卽撤之

光武時宋宏爲大司空嘗進見卽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

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撤之笑謂宏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陛下豈可不思

宋宏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卽出孝本女擢譽爲補闕曰朕選

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宗枝髻鬢孤露

皆小兒垂髮也故脫小兒毀齒也

收養宮中蕃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

書優爲制辭以賞之其徵之五世孫也 乙亥雨土 鄜坊節度

使蕭洪詐稱太后弟事覺八月甲辰流驪州於道賜死趙縝呂璋

等皆流嶺南初李訓知洪之詐洪懼辟訓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

軍出鎮廊坊未償而死者軍中徵之於洪洪恃訓之勢不與又徵於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自言訓判絕之仇士良由是恨洪太后有異母弟在閩中孱弱不能自達有閩人蕭本從而問之得其內外族諱因士良進達於上且發洪之詐洪由是得罪上以本爲眞太后弟戊申擢爲右贊善大夫 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說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旣而流涕泫然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謂韋王申錫僅全腰領耳然此事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歸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厚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爲成

固尉

成固縣屬
興元府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檢益坐贓三

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

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

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

也冬十一月丁巳貶益梧州司戶

梧州因蒼梧郡而名
至京師五千五百里

上自甘

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選

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

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

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尙

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宏逸薛季稜者

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

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醕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上嘗謂李石曰朕卽位十年未知治道今茲震擾自取之耳石對曰陛下罪己誠爲至德然欲知治道必須讀書以考察前言往行然後治功可成陛下務修將來之政致太宗之昇平猶不爲晚上蹙然曰吾每思及貞觀卽氣沸吾膺石曰今四海夷一惟登拔賢才使大小各任其職愛人節用使軍國各有餘力則致治何難上又嘗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漢之文宣也上曰豈敢望是石欲強帝志使不怠因進曰陛下之問覃之對皆非也夫顏回匹夫耳猶自比于舜陛下尊爲天子富于春秋日引月長當比蹤堯舜奈何自歉于文宣哉上又嘗問石曰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由卿大夫之過與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

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時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
燭遊勸其照也臣今者已不惜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
則安人彊國其庶幾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忌故仕
進之途塞東省閉闔累月南臺惟一御史兩河諸侯于是競下士
以招朝廷之所棄而士皆樂爲之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旰食自
陛下嗣位以來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則黨逆者無人矣上曰天
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爲我選士朕且用之
有司以左藏積弊日久請行檢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請宥之
上許之既而果得緡帛妄稱瀆污者敕赦之給事中狄兼謩封還
敕書曰官典犯賊理不可赦上諭之曰有司請檢之初朕既許之
矣與其失信甯失罪人卿能奉職朕甚嘉之 十二月庚戌以華

州刺史盧鈞爲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爲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悅朝權陛下亦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嘗帥作法興利無不相載而歸鈞性仁恕爲政廉潔一無所取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不能埋葬鈞減俸錢爲營柩棺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民服其德義不嚴而化先是土人與蠻獠雜居婚娶相通吏或撓之相誘爲亂鈞立法俾華蠻異處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于華境關部肅然無敢犯者 己未淑王縱薨宗順 寔歲京城有蟻聚長五六十步闊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

丁開成二年春正月庚寅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所換供軍
圖其序曰至德乾元之後迄于貞元元和之際天下有觀察者十
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
道邑無不有兵約紀中外兵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
十五萬而兵額又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奉一兵計今天下租
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分
之中二給衣賜自畱州鹽使兵士衣食之外其餘四十萬畝仰給
度支蓋二月丙午彗星出于危長七尺己未上謂宰相薦人
勿問親疏朕聞竈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
之是亦不爲至公也均王緯薨_{韓順宗子}辛酉彗星出于虛長丈
餘壬戌出于女長二丈餘廣三尺三月乙丑長五丈餘丙寅出于

亢長六丈餘戊辰出于張長八丈餘壬申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諸州遭水旱處竝蠲租稅中外修造竝停五坊鷹隼悉令解放內外百官宣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夏四月甲辰上於便殿召對諸學士因從容語及漢文帝恭儉

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眾皆美上之儉德甲書舍人翰

林學士柳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

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未

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杜祐通典曰中書舍人文士之體在朝廷之盛選諸官莫

得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乙巳以公權爲諫議大夫餘宜

如故 戊戌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夷行同平章事 五月以

東都留守裴度爲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餘官如故初太和之末

衣冠道喪度以年及懸車玉綢板蕩不復以出處爲意乃於東都
集賢里立第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
環極都城之勝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燠館名曰
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醜引脈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野服蕭
散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
當時名士皆從之游至是詔鎮太原度累表固辭老疾不願更典
兵權上遣使往東都諭旨曰卿雖多病年未甚老爲朕臥鎮北門
可也度不得已乃赴鎮 六月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泳奔懷州軍
士焚府署殺泳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
得方鎮所至恃所交結貪殘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亂丁未貶泳
澧州長史

澧州京師東南一
千八百九十三里

戊申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爲河陽

節度使 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項三百餘帳剽掠逃去 給事

中韋溫爲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鷄鳴

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爲太子不溫乃令終張本

辭侍讀辛未罷守本官考異曰舊傳曰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太子溫云云太子不能行其言溫

稱疾上不悅故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按溫已爲給事中乃兼太子侍讀舊傳誤今從新傳 振武突厥百五

十帳叛剽掠營田戊寅節度使劉沔擊破之 己酉以蝗旱詔諸

司疏決繫囚 八月庚戌以昭儀王氏爲德妃昭容楊氏爲賢妃

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 立敬宗之子休復爲棊王執中爲襄

王言揚爲紀王成美爲陳王癸丑立皇子宗儉爲蔣王蔣古國名

那茅 河陽軍士既逐李泳日相扇欲爲亂九月李執方案得首

亂者七十餘人悉斬之餘黨分隸外鎮然後定 冬十月國子監

石經成

劉昫曰時上好文鄭覃以率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長正說謬上又令翰

林勣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得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

福建奏晉江百姓蕭宏

稱太后族人

晉江故晉安郡晉安縣地吳置東安縣晉改曰晉安隋改曰南安開元八年分南安置晉江縣帶泉州

詔御史臺按之

戊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

充西川節度使

甲寅御史臺奏蕭宏詐妄詔遞歸鄉里

令所過給食而

遷歸也

不之罪冀得其真

十一月乙丑京師地震

檢校左僕射

與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令狐楚薨楚風儀嚴重若不可犯然

寬厚有禮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方酣有非類偶至立命撤席

毅然色變累居重任貞操如初及疾甚諸子進藥楚曰修短之期

分已定矣何須此物又曰吾生無益于人勿請諡號葬日勿用鼓

吹惟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誌銘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當

歿之夕有大星貫于寢室之上其光燭庭楚端坐與家人告訣言
 已而終 駙馬都尉杜悰自忠武節度使召為工部尚書久不入
 謝上怪之問左右戶部侍郎李珣對曰近日駙馬為公主服斬衰
 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願為國戚者半為此也今岐陽公主薨甫
 踰年杜悰未謝當由拘此服制耳上愕然曰朕初不知乃詔改從
 舊附錄呂嘉字洞賓號純陽子河南蒲城人是年舉進士赴京懇
 與其次髻者親龔嘉因就日負喧不覺昏睡夢以舉子北京狀元
 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歷朝署由臺諫治舍翰苑秘閣清要無不
 備歷前後兩娶富貴家女婚嫁早畢係甥族振振笏滿門如此幾
 二十年最後擬侍從俄拜執政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論
 段家資分散妻孥流于嶺表器值風雪僕馬倒掉一身無聊方切
 浩歎恍然夢覺尋者在旁以尚未熟笑謂嘉曰黃梁猶未熟一夢
 到華胥嘉驚曰公安知我有夢邪髻者曰子適來之夢升沈萬狀
 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刻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往古來今皆
 如一夢貴即虛名富猶燁火金珠外物子孫他人一息不來四大
 不顧將倚何物為堅固邪嘉大悟數數知宦途不足戀矣再拜曰

先生非凡人也因問姓氏賢者曰吾乃漢鍾離權也子若當位可從吾去當遂從之遊請傳大道權曰子功行未充可先作黃白濟世候滿萬行方堪傳度謂曰所賜之金終亦變化否權曰五百年後復還本色曰如此則候五百年後眾生不願學也權意曰只此一念萬行俱完矣遂授以道

淮南節度使牛僧孺見摺紳道喪不欲久處重藩求歸散地乃以爲東都雷守僧孺既居事外不以得失介懷築第於洛陽歸仁里寤木怪石置之階庭館宇清華竹木幽邃與詩人白居易吟咏其閒無復進取之懷僧孺之帥淮南杜牧在其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僧孺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之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臨別僧孺以縱逸爲戒牧始猶諱之僧孺命取一篋示之皆街子報帖也牧乃大感服

齊治通鑑補卷二百四十五終